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六十四回 慈雲庵封發酬君寵 延秋亭同心解主憂

黎安帶著御醫從人，不一日，回至紫都。呈上表文斷髮，將上項事奏聞。王大哭，減了御膳，欲降旨，硬將嬌鸞拿回長髮。後及眾妃苦諫，乃已時。花容欲攛掇無知往解王憂，無知曰：「解鈴的，還要繫鈴的人。相公以一封書送多智侯入空門，以致王憂，此憂非相公解，誰解。」言未已，忽報山真妃翠屏至，無知延入樞密府，與花容相見，三人行禮。無知列筵相款，酒間談及嬌鸞之事，翠屏曰：「王為著可貴妃，飲食不思，無心視政，倘成了個相思病，卻怎了。」花容曰：「趁此良宵，我們何不入宮見王，解王的憂。」翠屏笑曰：「王的憂，除非再覓一個嬌鸞才解得。」花容曰：「娼家自有法兒，但肯同去，便有個可嬌鸞弄出來。」三人再勸了一回酒，散了筵，各人有些醉意，喚宮女備採輿宮燈直奔南薰宮來。下了輿，同進宮裡。宮監曰：「王在宮後延秋亭，獨自一個看花，吩咐不許他人闖入的。娘娘們欲見王，須待通報。」花容曰：「我們亦來看花的，不用通報了。」宮監那敢攔阻，三人遂入御園尋王。王正在月下對著桂花，思想嬌鸞。忽聞佩環笑語之聲，回顧月影裡三人緣花徑而來，認得前行的是山真妃，在後的是左右兩丞相。一俄延，三人已至欄外。王下階，挽花容的手，進亭子裡，三人俱賜了坐。王曰：「妃子們，不待宣召，深夜來此，得無欲釋朕憂乎？」花容曰：「王的憂非臣妾輩所能釋，前日可貴妃娘娘的謝表，臣等未得寓目，欲懇王賜臣一觀。聞王獨自一人在這裡看花，因聖恩寬大慣了，故冒罪來此。」王曰：「這表文，朕方才反覆看了一回，置在袖裡，妃子們來得恰好。」因向袖中摸出，與花容三人向銀燭下聚觀之。其詞曰：

前鎮南將軍多智侯南貴妃臣可嬌鸞今法名無可上言：臣聞功名不可高，高則招忌。富貴不可極，極則生災。臣才本駑駘，姿輪蒲柳。六齡薙發，曾依法炬之光。三略綦懷，翻博智囊之譽；影淹明鏡，鬢年重傳丹鉛。足插軟塵，眷屬仍依兄嫂，只為春風入幕，偶睹神儀。遂今暮雨迷山，誤污御服。明知越禮，星偷鵲駕之期。何處銷魂，月滿鸞樓之夜。敢謂識英雄於未遇，預思附鳳辭巢。居然冒患，難以相從，卒使蟠龍離井。嗟乎？叱風雲而合陣，棄家室而從王。白玉肌明，常污戰血；紅羅袖窄，難護刀痕。王念臣苦辛，位臣娘子。由是竹山偃武，雲鬢許脫雞翹。薙簪承恩，月夜得隨魚貫。然而，區區黃石，難容七萃之旌。鬱鬱紫霞，終定萬年之鼎。臣也脫舞衣而擐瑣甲，繡鞋踏破三莊。親抱鼓而拓鐵山，錦帶銘飄八字。王則化家為國，端拱深宮。臣猶衽革枕戈，遠羈異土。猥以枯條，遙渥膏雨。心邇身遐，勞微賞厚。敢道名高十亂，男兒增彼美之歌。何期寵冠六宮，女子博封侯之印。當紹潛光之未破也，奉敕紫宮，起兵黃石。單騎摩壘，陰風黯慘之場；雙鬢壓兜，大雪溟一之夜。桃花馬濕，漸顫芳心。蘆葉刀飛，幾遭毒手。只剩戰裙六幅，裹囊鏃之餘生。誰憐戎幕雙層，掩膏肓之病骨。女哥舒，半槍無恙。小賓滿，百難相磨。向君門而北望，三年淚斷寒冰。驟御輦之南巡，一夕春回枯木。當是時也，灼艾含辛，／／愉愉之愛；留釵合鈿，生生世世之情。自謂專房寵固，無憂掩鼻之讒。誓海恩深，難盡糜身之報者矣。既而，敵巢盡覆，偽主生降。百戰乾坤，日月全銷兵氣。一家中外，旗常寵答，臣庸竹帛，勛名全歸兩相。河山密誓，難說三生。臣雖貴為上妃，位亞嫡後。然而羊車跡絕，駕帳形單。銀鑰動黃昏之怨，玉階興白露之吟。院少回心，忍見風生長信。丹徒注面，難禁月落上陽。因而雄心未死，瑣闥復請長纓。雌口雖騰，錦傘終提孤旅。林間食黠，欲息鴉音。水底含沙，竟忘蟻射。天實為之命奪伏魔之伯，躬自悼矣，名慚多智之侯。胡為乎，喪心失圖，至於此極。嗟乎！曹孟德一世之雄，智猶窮於赤壁。楚項羽萬人之敵，力尚拙於烏江。臣何人斯，不念昔者。然而半生負氣，九死縈心。十年矛掠釵光，有勝無敗。一旦塵淹黛色，欲蓋彌彰。瑕雖可錄，無顏重見君王。戚自伊貽，有舌終嘲姊妹。加以黃梁夢醒，邯鄲之事業原虛。紫釵湯寒，宮闈之笑啼皆幻。屠刀一放，藥爐蓮鉢之旁；歌扇長拋，佩玉鳴環之地。懇王赦臣犬馬之餘年，成臣菩提之善果。從此，臂間風月，膏桂紅銷，頂上醍醐，塵根綠洗，為道宮花笑日，讓諸媛爭彩局之憐。只應瓶柳縈風，向我佛祝皇圖之固。始禪室而終禪室，笑中間多一孽緣。入劫塵而出劫塵，喜首尾猶能相顧。臣今者，封雲發以酬寵誥，憑天使而獻御床。苟知生本無身，遑計為塵為野馬。莫謂緣非結髮，須知一縷一嬌鸞。言盡無言，淚盡無淚。謹附王子黎安，奉表以聞。